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粉妝樓
第五回 沈廷芳動怒生謀 祁巧雲園內受辱

且說那祁子富問錦上天道：“既是你相公代小女做媒，還是那一家？姓甚名誰，住在何處？”錦上天道：“若說他家，真是人間少二，天下無雙。說起來你也曉得，就是當朝宰相沈太師的公子，名叫沈廷芳。你道好是不好？我代你把這媒做了，你還要重重的謝我纔是。”那錦上天還未說完，祁子富早氣得滿面通紅，說道：“莫不是沈謙的兒子麼？”錦上天道：“正是。”祁子富道：“我與他有殺父之讎，這禽獸還要與我做親？就是沈謙親自來叩頭求我，我也是不依的！”說罷，把手一甩，竟自去了。那錦上天被他搶白了一場，又好氣又好笑，見他走了，祇得又趕上一步道：“祁老丈，我是好意，你不依，將來不要後悔。”祁子富道：“放狗屁！肯不肯由我，悔甚的！”氣恨恨的就走了。那錦上天笑了一聲，回到亭子上來。沈廷芳問道：“怎麼的了？”錦上天道：“大爺不要提起。先前沒有提起姓名倒有幾分，後來說起大爺的名姓家世，那老兒登時把臉一翻，說道：‘別人猶可，若是沈……’”這錦上天就不說了，沈廷芳追問道：“沈甚麼？”錦上天道：“門下說出來，恐大爺見怪。”沈廷芳道：“但說不妨。”錦上天道：“他說：‘若是沈謙這老賊，他想要與我做親，就是他親自來叩頭求我，我也不情願。’大爺，你道這老兒可惡是不可惡？叫門下也難說了。”沈廷芳聽見了這些話，他那裏受得下去，祇氣得兩眼冒火，大叫道：“罷了，罷了！親不允倒也罷，祇這口氣如何咽得下去！”錦上天道：“大爺要出這口氣，這也不難，這花園是大爺府上的，祇須吩咐開店的，叫他散了眾人，認他一天的生意，關了園門，叫些家丁前來搶了他的女兒，在花園內成了親，看他從何處叫屈？”沈廷芳道：“他若出去喊冤，如何是好？”錦上天道：“大爺，滿城文武都是太師的屬下，誰肯為一個貧民同太師爺作對，況且，生米煮成熟飯了，那老兒也祇好罷了，那時大爺再恩待他些，難道還有甚麼怕他不成？”沈廷芳道：“說得有理，就煩你前去吩咐店家一聲。”錦上天領命，忙走下亭子來，吩咐家人回去，傳眾打手前來聽命；後又吩咐開店的，叫他散去眾人，說明了認他一天的銀子，快快催散了眾人。慌得那店內的夥計，收拾了家伙，催散了游客。那些吃酒席的人，也有纔坐下的，也有吃了的，也有吃了一半的，聽得這消息，甚是大怒，但又懼沈家權勢，人人都是害怕的站起身來忙走，往外櫃上來算帳找當包，開店的道：“這是沈大爺有事，又不是我們不賣，都備下菜來了，銀子那裏還有得退還，你們除非同沈大爺要去！”那些人嘆了口氣，祇得罷了，隨即走了。開店的歡喜道：“今日倒便宜了我了！”

那裏面還有羅公子三人，坐在那裏飲酒，酒保各處一望，見人去得也差不多了，祇有留春閣還有羅府三個人坐在那裏，還沒有散。酒保道：“別人都好說話，唯有這三個人，沒法弄他出去。”想了一會，無奈祇得走到三人面前，不敢高聲，陪看笑臉說道：“羅爺，小的有句話來稟告少爺，少爺莫要見怪。”羅焜道：“有話便說，為何這樣鬼頭鬼腦的？”酒保指著對面說道：“今日不知那一個得罪了沈大爺，方纔叫我們收了店。他叫家人回去傳打手來，那時唯恐衝撞了少爺，兩下不便。”羅焜道：“你好沒分曉！他打他的，我吃我的，難道我礙他的事不成？”酒保道：“不是這等講法。這是小的怕回來他打架吵了少爺，恐少爺不悅，故此今日請少爺早些回府，明日再請少爺來飲酒賞花，倒清閑些。”羅焜道：“俺不怕吵，最喜是看打架。你快些去，咱們不多事就是了，要等黑了纔回去呢！”酒保想來扭他不過，祇得求道：“三位少爺既不回去，祇要求少爺莫管他人閑事纔好。”三人也不理他，酒保祇得去了。

再言羅焜向胡奎說道：“大哥，青天白日要關店門，在這園子裏打人，其中必有原故。”胡奎道：“且等俺去問問，看他的是甚的道理。”那胡奎走下亭子，正遇著錦上天迎面而來。胡奎將手一拱道：“俺問你句話。”錦上天道：“問甚麼？”胡奎道：“足下可是沈府的錦上天麼？”錦上天道：“正是。”胡奎道：“聞得你們公子要關店打人，卻是為何？是何人衝撞了你家公子！”錦上天是認得他是同羅公子在一處吃酒的，便做成個話兒就將祁子富相罵的話告訴了一番。胡奎道：“原來如此，該打的！”將手一拱，回到席上，羅焜問道：“是甚麼話說？”胡奎道：“若是這等說法，連我也要打他一頓！”就將錦上天的話，告訴了一遍，羅焜道：“哥哥，你休聽他一面之詞，其中必有緣故，大凡平人家做親，允不允遂要好好的回覆，豈有相府人家要問一個貧民做親，這貧民那有反罵之理！”胡奎道：“兄弟說得有理。等我去問問那老兒，看他是何道理？”胡奎下了亭子，前來問祁子富的曲直，這且不表。

且說祁子富同錦上天說了幾句氣話，就同張二娘和女兒各處去游玩。正在那裏看時，忽聽見那吃酒的人一哄而散，鬼頭鬼腦的說道：“不知那一個不允他的親事，還要罵他，惹出這場大禍來，帶累我們白白的去了銀子，連酒也吃不成了，這是那裏說起？”有的說道：“又是那天殺的錦上天挑的禍！”有的說：“這個人豈不是到太歲頭上去動土了！”有的說：“想必這個祁子富其中必有緣故。”有的說：“莫管他們閑事，我們快走。”不言眾人紛紛議論。

且說那祁子富聽見眾人的言語，吃了一驚，忙忙走來，這長那短告訴了張二娘一遍。張二娘聞言吃了一驚：“都是你為人固執，今日惹出這場禍來，如何是好？我們快快走後門出去罷！”三人轉彎抹角，走到後門，後門早已封鎖了，他三人一見，祇嚇得魂不附體，園內又無別路可走，把個祁巧雲嚇得走頭無路，不覺的哭將起來。正是：

魚上金鉤難入水，雀投羅網怎騰空？

張二娘道：“莫要哭，哭也無益。祇好我們到前門，闖將出去。”當下三個人戰戰兢兢，往大門而來，心中一怕，越發走不動了。及至趕到前門，祇見那些吃酒看花的人，早已紛紛散去了，祇有他三人。

三人纔走到二門口，正遇著沈廷芳，大喝一聲道：“你們往那裏走，左右與我拿下！”一聲吩咐，祇聽得湖山石後一齊答應，跳出三四十個打手，一個個都是頭紮包巾，身穿短襖，手執短棍，喝一聲，攔住了去路，說道：“你這老兒，好好的寫下婚書，留下你的女兒，我家大爺少不得重重看顧你的，你若不肯，休想活命！”那祁子富見勢不好，便拼命向前罵道：“青天白日，搶人家婦女，該當何罪？”一頭就向沈廷芳身上撞來。沈廷芳喝聲“拿下”，早擁上兩個打手，向祁子富腰中就是一棍，打倒在地。祁子富掙紮不得，祇是高聲喊叫“救命”，眾打手笑道：“你這老頭兒，你真正是老昏顛！你省些力氣，喊也是無用的！”

此處且按下不表，眾打手將祁子富捺在地下。單言沈廷芳來搶祁巧雲。祁巧雲見他父親被打倒在地，料難得脫身，心想不如一死，保住清白，飛身就往金魚池邊，將身就跳。沈廷芳趕上一步，一把抱住，往後面就走，張二娘上前奪時，被錦上天一腳踢倒在地，護沈廷芳去了，可憐一家三口，命在須臾。

不知後事，且看下回。